



山野牧场的鸟,比人类更早察觉了春天的气息。在它们的歌声中,冬天的脚步躲避退却,春天的大地即将再度转绿。这是我在山野牧场生活的第十六个春天,不过,它与过去的春天,甚至未来的都没什么两样……天气一天暖似一天,植物的汁液似动物的血液般飞快地流动着,每天都在扩展、蔓延。这些枝茎强健的植物,挨过严冬考验,从去年干枯了的根部,勃发出新的生命,就像春天的火焰——这火焰不是红色,而是绿色。

大自然的声音

◎阿瑟穆·小七

“快听!什么鸟唱的,嘀、嘀、咕,多好听!”清晨,妈妈拉开窗帘,指着窗外的桦树林说。刚一走出门,便“捕捉”到来自稍远处的悠长“咕——”声,欢喜之情令我浑身战栗。这第一声鸣唱消失前,又从远处传来“嘀、嘀、咕”的应答,饶有喜剧的“捧哏”之意。如此这般,往而复来,直至那歌唱声汇成一曲撼动心灵的交响乐。山野牧场的鸟,比人类更早察觉了春天的气息。在它们的歌声中,冬天的脚步躲避退却,春天的大地即将再度转绿。

草地的常住民,那些土灰色的蜥蜴,平展展趴在石头上晒太阳。若是受了惊扰,会迅速滑动那新抽嫩芽的四肢。不过,蜥蜴通常只是探索着跑上二三步,随后停下来,左右晃动着脑袋,闪着黑豆小眼打量你,接着,又突然开跑……有了戒心、友善温和的它们,行动起来迅速,忽跑忽停的样子更惹人爱!

松鼠也外出觅食。它们在松树根部的周边寻找去年秋季落下的“宝藏”。真聪慧啊!过了一冬的松塔,松散而干燥。它们将深埋地下的松塔翻出地面,倒立着慢慢滚动,每转一圈就有松壳掉到地上,直到整个松塔散开为止。它们有着无穷无尽的敏捷动作和勃勃生机,一举一动都有声音在齿间弹振作响,有时欢快地“啾啾啾”,有时气恼地“嘶嘶嘶”,有时甜蜜地“咕咕”,其全部情感都能通过声音流露。但,最有意思的发现是,松鼠吃完最后一粒种子就会停下来,用前肢擦自己的小短嘴,先擦一边,后擦另一边。大概是出于安全考虑——你的出现会让它骤然停止,随后缓慢转动身躯,将背靠向树干,呆呆地注视,像个吃惊的小孩。那眼睛又黑又亮,一动不动大张着嘴,下颚后缩,露出豆粒般向前鼓起的门牙,只等你慢慢离开。

这是我在山野牧场生活的第十六个春天,不过,它与过去的春天,甚至未来的都没什么两样——一个村民所能感受到的春天,与城里人大不相同。

春天是生命诞生的季节。每个清晨,我都会被小羊羔绵延不断的“咩咩”声唤醒。透过窗口眺望远处,幽幽群山开始从晨雾中显现出来,随处可见的羊群井然有序、从容不迫地在山坡上移动。新生的羔羊蹒跚着脚步站在母羊身边,稍大些的已经能跳跃着去吮羊妈妈的奶了。母羊弯下脖子,用温热的舌头回应小羊。我禁不住愣愣站着,欣赏这一幕动人画面!和风徐来,黑色泥土间吐出新绿的牧草也随之散发着清香。我闭上眼睛,倾听春天的天籁之音——那是羊群的声音,也是牧草拔节的声音。

我家屋后山坡上,目光所及是扎特里拜大叔和古娜娜大婶的小木屋。旧木围成的羊圈,坐落在离木屋不远的一块平地上。这对夫妇在牧场上是出了名的勤劳——不到七点,大婶就会提着小板凳和铁皮桶去挤奶。小牛犊比小羊羔稳重多了,静静站在母牛身边,瞪着黑溜溜的大眼睛,默默地望着牛妈妈的奶水像是高压水枪般,“哗哗”地注入古丽娜膝间夹着的奶桶。

积雪刚开始融化,我在屋后的山坡上溜达,看看能否辟块空地种点蔬菜。我看见邻居布鲁汗大姐担心牛羊误吃腐叶中毒,正在石头垒砌的矮墙边,用草耙将角落落积雪铲下腐烂的树叶聚拢装袋。我还看见孩子们骑着马在小径上追逐玩耍。他们因户外活动的逐渐恢复而感到愉快。鸡站在栅栏上扯着嗓子打鸣,母鸡则在干草棚里“咕咕”地叫个不停。头顶上一列红嘴鸥,这些自南方返回的鸟,让一种美妙的“哦啊、哦啊”的旋律掠过山野牧场上空。

我正想要去更深一些的黑加仑灌木丛中走走,突然“喷”出两只鹌鹑。原来,它们在这里做了窝,正在孵蛋,我却闯了进来。“抱歉!抱歉!”我接连道歉,慌忙退出它们的“领地”。在山野牧场,时刻要遵守大自然的规矩。毕竟,万事都得有个先来后到嘛!

天气一天暖似一天,植物的汁液似动物的血液般飞快地流动着,每天都在扩展、蔓延。其中,山坡向阳处随处可见一丛从野生锦鸡儿灌木、赭石色细长枝条间,洒满黄色小花。山石间及栅栏边,阿勒泰忍冬抽出紫红色枝条。路边的球果群心菜,点点花苞初绽芳颜。离小径稍远些的成片牧草地,则遍布了大面积紫黄与黄花苜蓿草。藜芦穿插其中,大片的尖叶向上努力生长,阳光穿透叶片,泛起绿琉璃般的透亮。此刻,大地整个儿歌唱起来——草木苏醒,山花遍野,大自然仿佛给每一株植物都注入了兴奋剂。这些枝茎强健的植物,挨过严冬考验,从去年干枯了的根部,勃发出新的生命,就像春天的火焰——这火焰不是红色,而是绿色。它是永恒的象征,为早春的牛羊和鸟类提供了啄之不尽的粮仓。

收割第一茬苜蓿还需一段时间。那些紫色和黄色的苜蓿花抓住时机,惬意地沐浴着春日暖阳。新生牛一年又一年,一轮又一轮。季节一到,人们便打草晒干,以备牲畜过冬。

去过人造林田的人,仔细想想,那里寂寂无声,没有像这里充斥着多姿多彩的生命,那是大量使用农药和除草剂的结果。而在城市、近郊、乡村,甚至偏远的草场,却没能避免人类噪音的

入侵。此外,对抗噪音与维护寂静不同。典型的反噪音策略,像耳塞、消声器,都不是真正的解决方法,因为,它们无法帮助我们重建与大自然的感,无法帮助我们聆听大地的声音,而大自然却是在不断说话的呢!

去年秋季,一辆大车割断了路边沙枣树的枝条。那枝条就靠一层薄薄的树皮悬挂着,摇摇晃晃过了一冬。今年,雪水融化之后,我惊讶地发现,没有任何生命迹象的枯枝像是被施了魔法,发出了嫩芽、绽开了叶片。所有树种中,没有比沙枣树更沉默、宁静地接受着冬季的寒冷和夏季的炎热,接受着干旱与雨露。

在一个真正完美的春日——天空温柔蔚蓝,没有一丝风。正午,是一天中最喜欢的时光。我在地里苦干了一上午之后,停下手中的活计,躲进地头的沙枣树荫下。一只蟋蟀“滋滋”叫个不停,这时,我突然意识到——坐在这里的自己,不是迫不及待“等着办理某件事”或者“等某个人”,也从不为第二天的行程制定任何计划。因为我知道,这片山野牧场随时可能出现某种令你无法抵挡的新诱惑。于是,我感觉自己就像这倾泻在野生植物交织的山坡上的艳阳一般,优哉游哉!

树上的沙枣花像是约好了,在这一天同时开放,好似一串串淡黄色的小铃铛,那花香弥漫了整片山坡。我喝一口妈妈送来的茶水,闭眼仰头深吸一口花香;再喝一口茶水,长舒一口气——简单的生活总能给人带来无限快乐,像是身在美好假日。真希望,这个场景能百年永续。单是呼吸这柔和的沙枣花香,就足以让人心旷神怡!此时,大概全牧场的蜜蜂都被吸引到此,头顶的“嗡嗡”声汇集成片,既让人昏昏欲睡,又不得不严阵以待。不过,蜜蜂一心只想把蜂巢装满,根本无暇顾及我的存在。

然而,在这个阳光明媚的日子,我居然一度忘了阿尔泰紫菀、点地梅那些蓝色和粉紫色的小花儿,还有遍布山坡的黄花苜蓿、紫花苜蓿、蒲公英、鼠尾草的黄色和紫色碎花,簇簇拥拥在草叶间探出天真无邪的笑脸。因为,太阳的活力从牧草中占比最高的青草中催化分解出醛、醇和酯等绿叶挥发物,直至整个世界都被笼罩在这种青草香味中。于是,我竟然没有察觉到这些野花的香味,因此,也就想当然地认为蜜蜂也没有关注到它们。事实上,在这片可爱的山坡上,蜜蜂时而在沙枣花间迫不及待地攀爬,颤动着一簇簇挤满沙枣花的枝条,时而在带蜜汁的紫花苜蓿首着上方“嗡嗡”飞行,时而在紫菀和点地梅中穿梭;而且,它们也考虑到了灌木丛,不久,又冲入黑加仑和野玫瑰深处。在蜜蜂眼里,这些植物很早就点缀着这片山坡,像是呈上了一桌大自然的美食,总令蜂巢骚动异常。

我曾在这里目睹过一场蜜蜂的交配盛况,那场面可谓惊心动魄、生死离别。当时,在我的眼前,大概六七米高的树梢处,一群热情高涨、活力而动感的雄蜂上下疾飞、快速闪动,像是蜜蜂组成的移动云团一般,蔓延着、扩散着。对,这正是交配的季节。眼下,它们在围追一只蜂王。最先追上它的,就会与之交配,并发出类似遥远飞行中飞机的怪异嗡嗡声。

沙枣树下,被阳光和阴影弄得斑驳一片,我长久地坐在那里,包裹在蜜蜂单调而低沉的音乐声中,汲取着、欣赏着它们的表演。身边,蜷成一团的猫咪也被它们吵醒了——伸了个懒腰,撑了撑后腿,攀爬到一块岩石上,咯吱了耳朵,兴奋而警觉地望向空中。

很快,与蜂王交配过的雄蜂纷纷落在草地上,我们都被惊呆了!猫咪好奇地扑了过去,抬起前爪,碰触地上的蜜蜂,才发现它们都一动不动地死掉了!

回家时,我带回一截被大风刮断的沙枣树枝,插在了家里的土陶缸里。那富有魔力的香气,比世间任何香料都能勾起回忆,将我带到了父亲在任的那段时间。我甚至觉得,父亲随时都有可能走进门,带着一身沙枣花香。他摘下帽子,轻轻挂在门后的挂钩上,转身看向我的眼神依旧那么温暖!

我在酒杯里倒入去年秋季自酿的沙棘酒,朝着门的方向和虚无举杯——遥祝,安好!

那天晚上,我查阅了很多有关蜜蜂的书籍,寻找蜜蜂死亡的秘密。最终,了解到蜂王与雄蜂交配之后,雄蜂的生殖器会遗留在蜂王体内,而雄蜂会因生殖器官被扯而死去。也就是说,对于雄蜂而言,交配就是生命的全部意义。

菜地里,住着不同的生灵——鹅黄色小蜘蛛、绿翅膀的蚂蚱、紫红色的蚯蚓,还有各种颜色的瓢虫跟蟋蟀。我一直坚持无农药种植的原则,事实证明,这样非常辛苦。菜园里会出现大量的蓟马和小菜蛾,看到时必须马上手动驱除,稍有疏忽,叶片就会在一夜之间被吃得残缺不全。但仅靠手动操作力量是有限的,还要设法与自然界的生物合作共赢。

天气转暖后,树林里鸟儿的种类与日俱增。四月的头一周,我听到白冠攀雀、灰雁、红隼、岩雷鸟的吟唱。其中,红隼“嗞”的鸣叫声,长而尖锐,老远就能听到。新疆歌鸫也一路歌唱着回来了——其圆鼓鼓的身子,被不停扇动的翅膀产生的空气托着;两只细爪蜷缩着,在我敞开的卧室窗口探头探脑,好像许久不见的老

友在招呼致意。在周边野鸟群中,它的吟唱时间最长,甜美、谦和和婉转。它们的乐章总在清晨最先响起,在夜晚最后落幕,抚慰我入眠,只要你用心倾听。没错,歌鸫歌唱起来,如同伟大的歌唱家那般神定气闲、不急不躁!

春天,空气中弥漫着各种植物的甜香味,聆听歌鸫圆润的歌声在林间流淌,再美妙不过!它们会在七点准时鼓起树叶,先唱几声,后稍稍提高音量,找到合适的音域与节拍,开始为时两小时的晨起演唱。但,这仅仅是在最有利的天气条件下的歌唱记录。在云层遮住太阳的阴天、在湿漉漉的雨天,我从没发现它们的身影。

因此,阳光明媚的清晨,我会被歌鸫如银铃似的长音唤醒。但我并不急于起身,而是继续躺着闭眼,调整好频率,接收这放喉高歌的晨间欢迎仪式。歌鸫可不是只唱一首歌,它们喜欢变奏。有时,它们四五个,来自林间不同的栖息之处,拍翅振翼,同时齐鸣。有时,则是一只唱完,另一只紧跟其后,轮番上场。那不仅仅是一种合唱,简直是一场音乐盛会,让人怎么也无法表达自己的欢悦之情!我曾盯着钟表数过,它们每分钟会以“啾啾啾”或者“啾啾”为音节叫二十四声,这种旋律与“喳喳喳”的低声颤音交替出现,节奏是,连着叫六声,低音和声三秒。天呐!我简直被自己的歌声淹没了!我猜,它们这样歌唱,不仅是为了求偶、划分领土边界与筑巢,更多的,应该是回应季节的更替,为暖阳、青草、野花和绿叶发声吧!

我为精彩的“合唱团”能在自家窗前歌唱而深感骄傲。它们的歌声覆盖了各个音域,从深沉的低音到尖利的高音,甚至,在灵活的渐强音符的转变中也不会出现音高。我能够辨别出每个高音后自然流露与回荡不已的震颤音,那“瑟瑟”的音调像是口哨。可以说,它们发出的高音毫不费力,清晰且比人类的口哨音更响亮、清脆。每个清晨,单是被新编歌鸫的歌声迎接,都会让人觉得万分荣幸呢!不知为何,鸟类的歌声使得树枝间的叶片仿佛更绿了,还有那衬托树枝的天空也显得更蓝了;而树下,由野花织就的“彩虹地毯”更是五彩缤纷。

第一年住牧场时,我就在想——如果鸟儿能靠得近些,乐趣就会更多。于是,我把盛麦子的小桶挂在近处的树枝上。没几天,便吸引了鸟儿。它们的到来,不仅给予我们视觉与听觉上的乐趣,还帮忙吃掉了菜叶上的蓟马和小菜蛾,并留下粪便改善了土壤。那么,就让这些鸟帮助我吧!离村庄不到十里路的木材厂,有许多加工木材之后剩余的板皮子,免费送给有需要的人。我用手推车推回一车,着手做了50个鸟屋,挂在了屋檐下和树枝上。如果它们愿意留在这里,那就等于达成了一项交易——免费雇用了“除虫工”。

没几天,鸟屋就住满了“居民”。“我和鸟儿是邻居嘛!”一次,我高兴地跟朋友炫耀。“你养鸟啦?”朋友们都很羡慕,“真好啊!”“不是!”我哈哈大笑,“是我把自己养在了野鸟的附近。”

清晨,出于极度的欢欣与快活,它们扬着翅膀在树枝上轻快地又跳又唱,相互追逐,拼命穿梭;累了、饿了飞入菜地,吃蓟马、小菜蛾和金龟子,小讨厌的速度之快让人吃惊——菜叶上的“小讨厌”刚一露头便被消灭。看那景象,我十分欣慰,深刻感受到鸟儿拥有的力量,因此时常在心里默念着“谢谢!”于是,在我这个小院落里,一条小而美好的、相互依存生态链就这样连接在一起了。

在这些鸟的帮助下,我栽种的菠菜、生菜、小白菜、卷心菜、花菜都未出现过虫害,收成时的作物外观大都完整无缺。

太阳慢慢升高,地里的湿热变为炽热,热浪潮水般将我吞没。放眼望去,突然发觉杂草的生长有点不可收拾了!尤其是在浇灌之后的那天夜里,你甚至能听到草在凝神屏息,憋着大口的气往上拔节的声音。长夜里,我想象着杂草的细胞疯狂分裂,再分裂,再加倍分裂。哪怕做好了心理准备,第二天清晨,还是会被那疯长的景象惊呆了——每棵蔬菜之间,杂草正在疯狂扩张,有一种想要大面积掠夺生存空间的劲头。

这时,拔草像是在与时间赛跑。“哎呀,手头有点小事情要处理!”即便只耽搁一两天,杂草的根基也会“嗖嗖”地扎进深处。等到抽空再去拔时,不得不双手用力。

我特意用脚步丈量,从厨房到院子里最远的菜地——小白菜的距离,仅38步。最近的韭菜地呢,就在厨房后不到三米的地方。家里的米、面、油,产自离家不到六公里的阿苇滩小镇上的手工作坊,村里离家很近的杂货铺也有出售。那么,日常生活中,我的食物获取根本不需要交通运输工具这一环节。

近年来,全球变暖已成为人类公认的地球最大危机之一,而温室气体(二氧化碳)被视为全球气候变暖的最大元凶,严重破坏着我们的家园。其中,物流运输造成的碳排放量,正是主要的大气污染源之一,减少碳排放量已成为人类共同关注的重要问题。也许,有人会问,怎么还和保护环境扯上关系了。我想说的是,你、我、他,我们大家,在日常生活中都能尽量采取低碳生活方式,出一份微小而又重要的力量。



作者简介:阿瑟穆·小七,汉族,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环保主义者、旧物寻找者、动物爱好者,“阿勒泰解忧牧场游牧非遗老院子”创建人。16年间,与家人及三只猫、一只羊驼居住在阿勒泰山野牧场,在那里过着农夫与作家的“双重”生活。已出版短篇散文集《唯有解忧牧场》《解忧牧场札记》,短篇小说集《银花马鞍》,散文随笔集《从前啊,有一只猫小宝》《我的小羊驼蜜糖》,长篇儿童小说《淘气的小别克》等;曾获第八届鲁迅文学奖提名、2020年度中国散文年会精英奖、散文选刊华文最佳散文奖、丰子恺中外散文奖等多项文学奖。

酷暑时节,每天都得拔草,才能保证蔬菜不被杂草吞并。可是,此时炎热的草从成了蚊虫聚集的好去处。于是,拔草的同时,身上需要涂上驱蚊水。现在的驱蚊水和以前不一样,加了大量化学添加剂。商家推荐时,常会强调喷一下就能驱蚊,简单、安全。可是,那气味啊,我想,不仅是蚊虫,人也难免受害!所以,我尽量购买中药熬制的驱蚊产品。后来,了解到薰衣草的驱虫功效之后,去地里干活,我都会将艾叶搓揉涂抹在肌肤裸露处;如果被蚊虫叮咬了,涂抹艾草液还能止痒、消炎。据介绍,艾叶中所含挥发油等物质,具有一定的抗病原微生物作用;还有,点燃晒干的艾草,不但能驱蚊,还能净化空气。

如果人类只顾自己方便,过着违背自然的生活,绝不是一件好事。我还尝试着在菜地间隔种植薰衣草和薄荷草,据说,蚊虫不喜欢薰衣草的气味和薄荷草中含有的薄荷油和薄荷酮的成分。薰衣草蓝紫色的碎花非常好看,而将薄荷叶晾干泡水喝,还有利尿、化痰以及改善感冒发烧、咽喉肿痛等功效。在生活的细微之处,我始终这样绞尽脑汁想方设法,与自然万物生灵共存,尽可能利用身边能使用到的天然资源。

前些日子,菜地里来了两只刺猬。它们在地里钻出十来个洞,毁掉了一些蔬菜。我没有抱怨,任其自由活动。它们以草根为食,也吃毛虫、蚂蚁和甲虫。它们吃草根的样子很奇怪——先用爪子把土刨松,再把尖尖的嘴拱进草的最底部,自下而上啃食,却碰都不碰上面的茎叶部分。就这点来说,它们还是挺有用的,因为它们帮我毁掉了一些杂草。

十年前,有幸读到美国作家蕾切尔·卡逊的代表作《寂静的春天》,她是世界环境保护的先驱。这本书首次出版于1962年,书中提到一个重要话题——环境保护。被这本书震惊之后,我又翻阅了国内外上世纪60年代的部分报刊、杂志,几乎没有不“环境保护”这个提议。也就是说,蕾切尔从全世界第一个提到“环境保护”的人。蕾切尔从杀虫剂出发,将近代污染对生态的影响透彻地展示在读者面前,提醒环境问题已上升到人类能否生存的地步。她在本书里,提到未来将出现几种现象:有可能医生越来越为病人中出现的一些怪病而深感疑惑;有可能不知名的病毒会突然袭击成群的牛羊、鸡鸭;人类有可能面对一个没有鸟、没有蝴蝶、没有蜜蜂的世界。书如其名,“寂静”指过度使用农药后杀死了所有的生物,春天不再充满生机,而是一片死寂,没有任何声音。这本书,不仅是唤醒人类关注环境问题的一本佳作,更是一部预言,可载入史册。

“我们那里已经听不到鸟儿叫了!”曾经,一位外地旅居此地的摄影师哀伤地对我说,“居住在这里的化工厂,排出的污水毒死了鱼,花草树木还有鸟儿也都跟着遭了殃……”天呐!人类贪婪地想要拥有更多的经济健康,结果却失去了保持大自然以及自身健康的能力。我为可怜的摄影师感到惋惜,他受到责任、日程安排等的限制,被迫在快节奏、高压状态下的大都市生活。而我所处的阿勒泰山野牧场,生活仿佛是从远古光明中偷来的——这里没有任何工厂,甚至无人使用人工肥料浇灌草场,耕地更不会使用除草剂、杀虫剂。害虫破坏植物,鸟类消灭害虫,这样,草场与环境才能保持可持续发展,我们才能享受到这些远远超越世间最美妙音乐的可能。千百年来,我们的耳朵早已完美演化出聆听这些声音的能力——倾听大自然的声音,尽情诠释它们的意义,是我们与生俱来的权利。

人类无所顾忌地享受山野,却不珍惜生态平衡。现在,这个世界有麻烦了!我、你、他,我们大家,全人类都有麻烦了!人类的历史已经走到了一个重要时刻。如果要解决全球环境危机,就必须永远改变我们个体的生活方式。我们比以往更爱护地球,而大自然的声音正是我们与地球交流的重要渠道。记不得在哪里看到过这样一句话——人类爬上了大树,却砍断了自己坐着的树枝。现在,我终于体会到话中深意,原来,那大树就是我们居住的地球!

寂静和吃的美学回声

◎姜超

展卷一气读完小七的作品,颇有涤我尘襟、净化灵魂的感觉。因工作关系,8月到过小七的“解忧牧场”,已然多了较深对其人其文的印象。在绿荫环绕的院子尝各种瓜果,听叫不上名字的鸟类鸣唱,兴致勃勃地观赏小七讲述她四处收藏少数民族牧民旧年物件的一桩桩往事,有人忘忧而哼唱,有人唏嘘而击掌。《小说林》要刊用她的作品,嘱我作论,还未动手呢!近期,又与小七一道参加了一个读书活动,借助知人论世、知人熟文的加持,画中山川与真实山川迅速映入脑中,遂能成文。

陈毅有诗《幽兰》云:“幽兰在山谷,本自无人识;只为馨香重,求者遍山隅。”求逐“幽兰”者多仰望远方,习惯高喊“诗意在远方”,但远方也未必有诗意,正如李白、杜甫醒来依然不能为当代病魔开出剂药方。灵兰不必远方求,小七更注重当下生活里寄托身心,她的笔下从不故作恬适,特意展现西域之美。借物写心而形诸笔端,这恰恰是小七作品的精魂。让遣词造句听凭内心需要,在文字行走之间叩问历史的回声、复现当代的脉象,小七的创作是深思熟虑的,其创作自觉如黄侃《讲疏》所注:“夫极貌写物,有赖于深思;穷力追新,亦资于博学;将欲排除肤语,洗荡庸言,于此假涂,庶无迷路……不悟规摹古调,必须振以新词。”多年来,她拒绝在作品中走“傻白甜”的温情路线,以“有赖于深思,亦资于博学”作为“极貌写物,穷力追新”的必要条件,融韵味、意境、情趣于一体,竭力传达出“我”的声音。

看山如玩册页,游水如展手卷,小七早已拥有云月心性,故而文字中汨汨而出的是自然之美。艺术家罗丹认为——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他号召艺术家,在别人司空见惯的东西上能够发现美。小七倾心低语大地,端详自然的16年,是她搜寻美、发掘美乃至塑造美的积累。当小七观看自然时,阿勒泰青山秀水似时刻追随她,美景胜境让她觉得“物上心来”,心间全是美的涌动;而当她清理杂物、栽花种草、修建鸟舍时,因心中葆有无限之美,以主观而艺术地改造客观,就是心与物和谐的“心到物至”。

发现原始的野性美、原生态的纯美,非常重要但极易做到,这对作家来说还是非常初步的观察。毕竟古人抬眼就能做到,而在庞杂的现代背景下,作家不单是简单描摹,更要树立全新的生态文学观,赞颂自然并不是要人类退场。克服以人类为中心的惯性,恢复人与动植物的关系,才是小七作品要重塑的重点所在。《牧场趣事》里的花草、蔬菜、羊驼都有着平等的对话关系,唯有足够耐心、心藏慈悲的人,方能做到与万物笙磬同音。世界的巨恶凶凶,是以高频快刀为代表的现代性后果。有了足够的耐心,小七的文字就远离了喧嚣,生出一不疾不徐的静气。心静下来才会入定,寂静才生智慧,进而可扫“客尘烦恼”。换言之,《牧场趣事》就是小七创制的寂静和它的美学回声。

遇见知己,说起生活的艰辛与坎坷,小七悲从中来,不能自克,忍不住落泪。光阴似箭,专职写作(写作)忽忽16年,她与俗世的战斗像是无声的精神斗争,何尝有过一刻停息?沉痛之人,必有痛彻心扉处;而一旦拿起笔来,她就像变了个人。在牛粪堆下挖掘马粪子,在路上拖把桶子、羊驼惹祸撒欢,三个短场景的复述,充满了令人解颐的谐趣,使人惊艳的奇趣和发人深省的理趣。小七标举的“趣”,首先是生机,是一位接近遗世独立的世界在讲述世界的无限生机,这源自作家内心对世界无限的热爱。只有胸中不断奔涌热爱的人,笔端才可能洋溢着风趣、幽默。照实描摹自然与生活,一般作家动笔也能做到,但“能谐所以能在丑中见美,在失意中见安慰,在哀愁中见欢欣。”当是一块试金石,决定着作家是否优秀。尽管小七话术不多且声音不高,但其作品洋洋盈耳的是西北人特有的幽默,类似阿凡提式的幽默。从最平常的事物身上发现新鲜诗意,找到抚慰生命的光亮,小七注重打造文字表达中的“谐趣”。

“或者帮助一只昏厥的知更鸟,使它重返巢穴,我便不枉虚度年华。”狄金森的名诗(如果我能让一颗心免于破碎)印证了心思坚定的诗人对残忍世界要温柔以待的决心。小七无疑也有这样的心思,在以文字对抗喧嚣。其作品总在彰显对抗外物的意图,在解忧牧场劳作思索,希望自己能够“丧已于物,先性于俗”。以文为经、以理作纬,小七遵循文质均衡的文艺观,选择古代“天人合一”的观念“照着讲”,又以生态主义的理念“接着讲”,避免“积微成损,积损成衰”,为自己也为他人寻找生命快乐的答案。作为意义世界一切实践活动的主体,文学是在用普遍价值提升个人意义的关切。如此,作家才能将“牢骚”变为“离骚”。